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78

2 Dec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七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23日 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巴勒斯坦问题〔38〕：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467/A

上午10点25分开会

议程项目38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A/42/35)
- (b) 秘书长的报告 (A/42/277)
- (c) 决议草案 (A/42/L.3至A/42/L.35)

主席：我提议，参加这次辩论的报名于今天下午5点截止。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一提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由此，我请求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快报名。

现在，我请塞内加尔的马萨姆巴·萨雷先生阁下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每一个参加大会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代表团都利用这一机会提出了巴勒斯坦问题，表达了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同样必须注意到，逻辑和客观性取代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感情用事和主观性。这种对待问题的新的态度应该使我们感到放心，并促使我们承诺采取具体的行动，争取实现我们所有人——或几乎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共同目标，即组织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大会。在载于A/42/714中的关于中东局势的报告中，秘书长请求我们这样做，并且说：

“（国际社会广泛地认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这一会议是通过谈判成功全面解决阿、以冲突的最好机会。而且，我要于今年作出一项特别努力的决定得到冲突各方领导人的支持。这两个因素，即国际支持和当事各方的支

持，是至今所举行的若干轮协商的重要基础，而且毫无疑问，它们对今后的进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感到鼓舞的是，过去一年来在政治圈子里出现了有利的事态发展，这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及他们同冲突各方之间所进行接触的级别和次数来说都是如此。我还感到鼓舞的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国际会议的设想已被阿拉伯冲突各方作为高度优先的目标来促进，并且已在以色列国内成为热烈辩论的话题。这些积极的倾向，以及国际上日益赞同早日召开国际会议的协商一致意见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巩固至今已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A/42/714，第32和第34段）

根据这些考虑（这些考虑是各种途径的漫长进程的结果），并根据《宪章》所规定的宗旨和原则，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再阻挠实现我们的目标，即通过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在中东建立和平。对那些可能提出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生存权利”作为一个优先问题的人，我请他们看一看有关《1983年日内瓦宣言》的大会第38/58C号决议第3段（f），该段规定：

“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在所有人民享有公正和安全的情况下生存的权利……”。

我再次有幸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大会上发言，汇报本委员会去年在完成大会所交给的任务中所作的工作，并且对我们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所采取的行动的目前情况作一个评价。

1987年是巴勒斯坦人民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周年，与此同时，我们正继续注视着该地区的局势，并继续组织各种活动，以便在各级动员国际公众舆论支持旨在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的各项联合国建议。

这些事件包括下星期庆祝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活动，这一活动正好与第181（II）号决议通过四十周年重合，大会曾经根据这项决议将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众所周知，只成立了其中一个国家，即以色列，另一个国家、巴勒斯

坦国至今仍未建立。我们在过去约四十年中所看到的误解和缺乏了解至今为止阻碍着该决议第二阶段的实施。

今年六月，我们纪念了1967年中东战争二十周年，那场战争以以色列占领西岸包括耶路撒冷东部和加沙地带而结束，并导致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我在当时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一条新闻中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阿以冲突的症结所在。

庆祝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将为各国政府、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个机会，再一次保证加紧努力以实现联合国还没有实现的目标。清楚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和痛苦持续得太长了。在谈判解决方面没有明显的进展这个事实决不能被看作是听天由命，或者是接受既成事实。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本委员会在今年期间给予在联合国主持下根据大会在1983年12月第38/58C号决议中规定的指导原则举行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以绝对的优先考虑。委员会坚信，这个会议是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最适当和及时的方法。今年发生的事件和在本委员会的组织下开展的各种活动中出现的赞成举行这个会议的压倒一切的协商一致意见坚定了我们的这一看法。

象前几年一样，我们组织了三次政府间区域性讨论会：一次是承蒙印度政府的好意在新德里举行的讨论会；第二次是在纽约举行的北美地区讨论会；第三次讨论会现正在筹备之中，并将应本委员会副主席古巴政府的友好邀请下个月在哈瓦那举行。非政府组织的会议工作方案也在继续进行；因此，在新德里和纽约举行了区域性会议，并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有幸听取了阿拉法特主席负责的、积极的讲话。我们的报告员马耳他代表将在提交本委员会的报告时更加详细地介绍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只是简单地说，本委员会仍然坚持认为，举行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将是国际行动的主要目标。

一些有影响的组织、政治人士和公众舆论的定型者（其中许多人来自以色列和北美的犹太人社区）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表示兴趣，本委员会对此感到鼓舞。由

公共新闻部组织的记者会议继续向新闻媒介提供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必要的资料及有关本委员会各种建议的资料。我高兴地指出，这种趋势正在增长，公众舆论正在调动起来，支持根据本委员会的建议通过谈判实现解决。在这种令人鼓舞经验的支持下，本委员会打算加紧支持举行国际和平会议的行动，并使之成为明年工作方案中心内容。在这一方面，本委员会依靠秘书长和巴勒斯坦人权利司和秘书处公共新闻部的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他们已经为我们的活动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

被占领土的紧张和暴力日益加剧，巴勒斯坦难民营遭到破坏，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损失，这使在和平进程方面取得具体进展的紧迫需要变得更加明显。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好几次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提请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些令人担忧的事件，要求所有有关各方进一步表明加速联合国所提倡的和平进程所需要的政治意志。

目前的不稳定和持续恶化的局势有随时发展成重大对抗的可能性，这种局势只能进一步拖延这一进程。

在经过四十年的战争之后，我们必须坚定地致力于勇敢者的和平。这种和平如果要永存就决不能光是巴勒斯坦和平、阿拉伯和平或者是以色列和平。它必须是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共同和平。武器被证明在解决所有冲突中是无效的。历史在每一个转折点都提醒我们这一事实。因此，充分实施大会在1983年12月13日第38/58C号决议中通过的和平计划是我们的唯一客观的出路。

本委员会对今年的事件感到满意——人们明确要求开始一个经过谈判的和平进程，再次呼吁一切有关方面或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国家的国家摆脱某些考虑，为了大家都理解的本区域全体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重新估价这种形势。同时，通过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权利基础上让所有人民实现正义与安全而和平地解决这一争端，是联合国的职责，实现这一目标将对在整个区域建立和平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主席：我现在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员、马耳他的亚历山大·博尔格·奥利维埃尔先生阁下介绍委员会的报告 A / 4 2 / 3 5。

博尔格·奥利维埃尔先生（马耳他），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报告员：我有幸作为报告员向大会介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关于其在 1 9 8 7 年的活动与工作的报告。

在 1 9 8 7 年期间，委员会竭尽全力根据大会通过的决议完成自己的任务。它继续关注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局势，并促进执行大会关于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建议。它还继续优先考虑关于根据大会第 3 8 / 5 8 C 号决议尽早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事宜。在报告第一章中，委员会简要地全面估价这一年来的局势，以及所有有关各方作出进一步努力的必要性。

报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陈述了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安排，因而其内容是程序性的。

报告的第四章阐述了委员会在一年内采取的行动。在第 A 节关于审议局势的第一部分中，委员会表达了其对下面事实的越来越严重的关切：即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继续恶化。委员会表示非常关切以色列继续执行的在被占领领土上没收阿拉伯土地和扩散其定居点的政策以及它推行其铁腕政策的做法。委员会还严重关切这样的事实：即以色列继续采取行政、经济和其他措施，进一步加强其对被占领领土的控制，从而妨碍了这些领土自行发展。同时，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已经就一项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计划达成了协商一致意见，现在的努力应当是使该计划得到执行。

第 A 节第 2 部分简述了本委员会主席写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这些信件提醒他们注意影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事件，以及对敦促根据联合国决议采取适当行动。该段提到，主席多次表示严重关切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持续和强化进攻，以及在被占领领土上发生的很多严重事件，例如以色列部队枪杀巴勒斯坦示威者，逮捕、驱逐、关闭学校和大学以及在几个地区实

行宵禁。

另外，委员会还密切注视安全理事会在与本委员会任务有关的问题上的活动，并在必要时参加了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安全理事会应不结盟国家运动成员的请求，开会审议了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局势。安理会在第592(1986)号决议中，重申1949年8月12日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对自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适用性，并要求以色列立即和认真地加以遵守。安理会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伤亡深表关切，并要求释放一切在押人士。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委员会继续最优先考虑根据大会第38/58C号决议尽早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问题。报告第四章第A节第3部分以及下面几章都规定了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努力。委员会继续密切和感到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努力。

委员会还通过其代表参加了由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组织的13次国际会议。委员会很感兴趣地注意这些会议的决议和结论。委员会为下列事实深感鼓舞：即人们对其建议、特别是关于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建议的感情和促动力越来越强烈。报告第54段和55段提供了一份包括所有这些会议和有关的最后文件的完整的名单。

第B节的第一部分描述了委员会在扩大与非政府组织的接触以及向其有关活动提供支持的继续努力中所组织的活动，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促进国际社会提高了对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事实认识，并为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委员会还在亚洲和北美洲举办了两次非政府组织区域专题讨论会，并在日内瓦举办了一次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会议。我们还举行了两次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的数目大大超过前几年，其中包括来自被占领领土甚至以色列的几个组织。特别是在一次非政府组织国际会议上——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有幸欢迎阿拉法特主席——总共有270个非政府组织出席了会议，这一数字是出乎意料的。几位著名

的政治人士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表明国际上对该问题越来越关注，对委员会的建议的支持也越来越大。

委员会从这样的事实中受到极大鼓舞：即在这些会议通过的各种宣言中，非政府组织重申，必须根据大会第38/58C号决议和第41/43D号决议紧急召开一次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并保证了国际上非政府组织团体将为促进这一目标进行进一步努力。在这方面，委员会还进一步为欧洲非政府组织的保证受到鼓舞，这些组织决定努力促进其政府、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政府增加对会议的支持。

第B节第2部分详细描述了在亚洲和北美洲区域举行的讨论会，以及定于下个月在古巴举行的拉丁美洲讨论会。知名的政治人士、议员和决策人士、以及来自学术团体的人士和其他专家参加了这些讨论会。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区域讨论的与会者在其结论和建议中重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如果不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无法在该区域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与会者还重申有必要根据大会第38/58C号决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第四章B(3)节说明了秘书处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在调查研究和汇集资料方面的活动，并说明了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纪念活动，这方面的纪念活动是为了支持委员会最广泛地动员公众的目标。

报告的第五章涉及到新闻部的活动，新闻部仍在继续执行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宣传计划，以推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关于这一问题的准确而全面的信息。宣传计划包括新闻和出版活动、音像采访、新闻记者在中东的调查工作，以及新闻记者的一系列国家和区域会议。

委员会在其第六章中所载的建议中表示，在所审查的这一年期间，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了解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和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支持都在不断增长。同时，委员会表示极为关注紧张局势和暴力的持续扩展，而如果在谈判解

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不能取得进展，这将可能给该一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委员会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创造了各种必要条件，加强了集体努力，它请求安全理事会针对该委员会第一份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以及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建议立即采取积极行动。委员会进一步申明，按照大会第38/58C和第41/42D号决议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将极大地推动实现问题的解决，它准备为此目标进一步加强其努力，并把这一目标列为其来年工作计划的中心。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观察员，巴解组织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先生。按照1974年11月22日的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我现在请他发言。

卡杜米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在本届大会期间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就你担任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主席表达我本人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的衷心祝贺。我还希望通过你，向我们的友好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致敬，它一向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此外，贵国为实现国际缓和和裁军，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确信你的明智判断和丰富经验将推动本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我还希望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胡缅因·拉希德·乔杜里先生表示感谢和赞赏，他明智而成功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要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赞扬，他为促进和平作出了不懈努力，缓和了紧张局势，肯定了联合国在建立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大会再次辩论巴勒斯坦问题，此刻，我们回忆起许多痛苦的经历。今年，1987年，是1917年灾难性的《贝尔福宣言》发表70周年，是1947年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40周年，是1967年以色列发动侵略，占领我们巴勒斯坦家园的整个领土12周年，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萨卜拉和

沙蒂拉惨案5周年。 这是一些惨痛的记忆，没有哪个民族曾经遭受过这么多次的强制迁移、驱逐和灭绝企图。

巴勒斯坦人民自本世纪开始以来，面临着一系列的侵略图谋和行动，这些都是为了占领巴勒斯坦，通过暴力、恐怖和屠杀来驱赶巴勒斯坦人民。 从一开始，目标就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从肉体上、道义上、文化上、政治上乃至地理上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独立的民族存在。

1917年，英国当时的外交大臣贝尔夫勋爵在允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同时，否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 当时，巴勒斯坦人民构成了巴勒斯坦人口的90%，拥有土地面积的97%。 从那以来，英国的托管政策一方面从物质和道义上支持非法的犹太移民，一方面压迫我们的人民，导致了我们的人民的悲剧。

1947年，大会通过了著名的第181(II)号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分割我们的家园——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和一个阿拉伯人国家。 犹太国建立起来了，但巴勒斯坦国还没有建立。 这个悲剧除了其他后果外还导致了当时驱逐和驱散100多万巴勒斯坦人。 他们继续生活在邻近阿拉伯国家、西岸、加沙地带和其他地方的营地中。 以色列坚持拒绝执行大会第194(III)号决议，这一决议要求使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 从那个决议通过以来，它不断得到联合国的重申。

从那时到1967年的多年间，以色列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进行战争，发动入侵和在基比亚、萨姆和纳克哈林制造一系列流血惨案。 它参加了1956年三国对埃及的侵略。 留在他们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儿子遭受了各种压迫和种族歧视。 他们被剥夺了迁徙、就业和教育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人权。 时至今日，他们在自己父辈和祖先的土地上仍遭到隔绝和疏远的痛苦。

从1967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余下的领土以来这已是

二十年了。这是我们人民饱受痛苦、压迫和迫害的二十年，他们被剥夺了享受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得到1949年有关被占领领土的日内瓦公约这样的国际文件保障的。以色列拒绝接受这种文件适用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尽管已过去了这么多年，但除了更多的压迫和恐怖之外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以色列监狱中监禁的人数一直保持在5000人。这些年中进过以色列监狱的人数在大约50万人，或人口的25%以上，或成人人口的50%以上。摧毁房屋、行政性逮捕、驱逐领导人和放逐个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学、学院和中学继续被长期关闭，有时长达六个月。占领军和武装移民集团对难民营、城市、村庄和宗教地区的袭击已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人民在占领下每天遭遇的另一方面是军队向示威者开火，枪杀男人、妇女和儿童。此外，没收土地、建立移民点、没收水源仍在继续，我们水源被掠夺的如此严重，以至威胁到环境甚至生活本身。

还有故意破坏被占领领土经济基础结构的企图，把那里的经济同以色列的经济联系起来。简言之，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的政策是以破坏我们人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以至人权结构为基础的。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驱逐计划，及人们所知的“转移”进行进一步的驱逐，这个问题是以色列街谈巷议的话题，尽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反复通过了那么多决议。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使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吞并成为今后一个被接受的局面。

今年还是以色列1982年入侵我们的兄弟国家——黎巴嫩和包围贝鲁特5周年。那次入侵的目的是要压垮我们人民、破坏他们意志和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黎巴嫩的民族斗争力量。尽管以色列没有实现这些目标，这场入侵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牺牲者，导致了許多黎巴嫩城市和村庄以及巴勒斯坦难民营被整个或部分破坏。我们不能忘记以色列对沙巴拉和沙特拉屠杀那一场现代悲剧的直接责任，它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部队撤离贝鲁特之后，违反有关方面达成的协议在以色列军队面前制造的。在那场入侵之中和之后，以色列都遇到

了英勇的抵抗，它受到的损失如此严重，以至不得不被迫部分撤出了黎巴嫩。然而，众所周知，以色列继续占领南部黎巴嫩领土，坚持干涉黎巴嫩的内部事务并在那里制造混乱。以色列还继续袭击我们的人民和他们在贝鲁特的难民营，从海上和空中向他们开炮。我们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黎巴嫩领土，停止侵略活动。我们要求以色列解除海上封锁线，停止海盗行为。我们还要求挽救我们在贝鲁特和南部黎巴嫩的难民营，要求使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重建这些难民营并且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这就是我们人民不断遭受的艰难困苦；这就是以色列令人憎恶的面孔。以色列是占领国，对贫民百姓肆意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个国家给本国和本地区带来了战争和破坏，带来了宗派、种族的宗教争端。以色列这个国家同全世界所有的罪恶势力，例如南非，以及已经垮台和正在垮台的专制政权勾结在一起。

但是我们的人民在所有这些情况面前仍然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在难民营及我们的人民在其他地方的聚居区进行斗争。我们的人民坚决反对任何镇压、杀害、分散和同化的企图，以各种形式包括武装斗争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保持巴勒斯坦的民族特色，坚持自决和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直接得到联合国本身承认的而且曾由那些处于压迫和外来占领情况下的人民所行使过的合法权利。我们的人民一直认为我们的民族存在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有关我们人民的权利问题是即不能回避也不能忽视的。否则，整个地区将不会实现和平或安全。

尽管以色列的情况令人沮丧，使得和平的希望更为渺茫，但是应当提及的是除了种族主义、狂热和极端主义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不断增长的势力，尽管只代表一股很小的潮流它们现在已经开始加入和平阵营，因为它们认识到以色列政策危险性之严重，而且认识到能否实现和平取决于能否结束占领并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种族主义的以色列政府通过立法禁止这些势力行使它们追求和平的合法权利，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努力向这些以色列境内的和平势力提供援助并加以鼓励，这些势

力勇敢地反对入侵黎巴嫩，反对以色列今天的占领，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实际上，我们充满希望地期待有着一日这些势力在以色列社会中更为普遍、更有影响。

众所周知，以色列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提供的物资、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本来是不可能推行这些政策的。或许实现中东和平的最大障碍之一，除了以色列本身的顽固立场外，便是美国的立场，它本能地，不断地并随时支持以色列这种顽固不化和拒绝的态度，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充满了敌意，尽管人们一再呼吁美国政府采取一种出于实现和平的全面的立场。遗憾的是，美国的立场已经发展到完全取决于以色列的立场，根本不考虑美国公开宣称的理想和原则。

最近，作为这种敌对态度的一个例子，美国国务院决定关闭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巴勒斯坦新闻处。这一行动不仅表明了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敌意，而且也不利于美国公民所享有的了解各种观点的权利。

更为恶劣的是，美国政府的立法部门一段时期来一直在考虑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新的敌对行动。最近参议院通过了一项针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法案的修正案，禁止巴解组织在美国进行活动。该法案的其他规定被美国许多党派认为是明显违背《美国宪法》，违背公民的言论自由和传播新闻的权利，一个超级大国的立法机构使其整个符合逻辑的、全面的政治立场受盲目偏见和政治讹诈的影响，使其《宪法》和法律服从于施加压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要求，这种现象确实令人痛心。

我所提到的法案，除其它问题外，要求在纽约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驻联合国代表团停止其工作。这一行动体现了傲慢的表现，因为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违反了总部协议，也违反了国际法和其它国际条约的原则和规定。这甚至是对联合国本身的侵犯——破坏了世界人民所取得的这一历史性成就，这一成就是由千百万烈士牺牲得来的。在这一方面，本组织的无数集团特别是阿拉伯集团，伊斯兰集团和不结盟集团都拒绝了这一法案。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以及所有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有原则立场的人。采取这一立场的人构成了绝大多数，

几乎是本组织的全体。在此方面，我们感谢主席先生，感谢你的立场和发言。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表明清楚立场。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和我们所有朋友将继续在今后的事态发展中支持我们，保卫这一国际成果，我们希望理智的声音将占上风，这些行动将停止。

佩雷斯在大会发言时说，在有关中东国际和平会议问题上以色列政府内部没有一致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不能理解“一个国际会议的建议”的意思。在他看来，这显然意味着接受在某个国际会议的范围内进行谈判的建议，而不对这一会议提出具体的政治要求或权限范围。这意味着要求阿拉伯人在不知道以色列能作出什么让步的基础上作出一切让步。虽然我们注意到佩雷斯和沙米尔有所不同，他们的政策以及提出这些政策的方法以及他们对有关国际会议的某些程序性问题的立场不尽一致，我们看不出他们在政治立场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反对真正的和平。因为以色列政府是全体一致地反对由联合国所赞同的国际会议的，也是全体一致地反对全面撤出、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他们有权行使这些权利。

简言之，我们并不认为为了召开这次和平会议就应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程序性问题而不考虑这一会议的实质性问题 and 政治实质。我们可以看到在提出有关程序的而非实质政治内容的阐述性立场方面有人玩弄技巧和手段。事实上，这一切目的在于破坏会议的政治实质并阻止会议取得其目标。我们认为，在解决中东冲突问题以及国际和平会议问题上任何真正的积极立场，正如在联合国决议中所具体提出的那样，应该基于两个基本点：第一，对领土的占领的立场，这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全面撤出；第二，在人民权利方面的立场，这要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以及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在以上这两点上，以色列政府中的两翼都是一致完全反对的，而美国政府则拒绝承认民族权利。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过去是并将继续愿意为取得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进行严肃的努力。我们

准备在一个有效的国际会议的构架内取得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这一会议应由冲突的所有各方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平等和拥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参加。

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参加这一会议，同时，这些国家可以组成这一国际会议的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一会议应该基于国际合法性和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联合国决议的基础上。

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已提出了无数的建议，以便达成一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本地区建立和平。但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也决不会放弃其民族特点或其在自己领土上建立国家的权利，因为这无疑于接受自杀——而这不是人民的特点。

阿拉伯国家曾多次强调，他们真诚希望通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该地区实现和平；这一问题是该地区冲突的核心。也许，最著名的阿拉伯和平倡议之一是1982年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非斯和平计划。这一计划在后来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得到了确认，其中包括几个星期前在安曼举行的首脑会议；在该次会议上，阿拉伯国家宣布达成协议，在国际法律和联合国决议基础上召开国际会议，以此作为实现该地区和平的适当方式。安曼首脑会议还重新确认拒绝接受不能保证以色列从被占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完全撤出和不能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他们不可剥夺权利的任何解决办法。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支持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和支持我们人民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们感谢伊斯兰和非洲国家，感谢不结盟运动成员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要感谢我们苏联和中国的朋友们，他们都给予了我们支持。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我们仍然希望，美利坚合众国不偏不倚地重新考虑其立场，为实现所期望的和平创造真正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赞赏联合国秘书长为召开国际和平会议而做出的努力。

在表达对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信任的同时，我们还要对他最近作的有关中东局势的报告表示一些保留意见，因为该报告有一些缺点和遗漏；我们认为这

些缺点和遗漏是由于起草报告技术方面问题所致。例如，报告的第25段谈到了

“报告在关于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第41/43D号决议中要求秘书长……”（A/42/714，第25段）

而事实上，大会第41/43D号决议指出，大会

“要求秘书长……为召开会议而继续努力”

这里的会议是指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而不是“国际和平会议”。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现在已进入第八个年头，给这两个伊斯兰和不结盟运动成员邻国带来灾难。这场战争使双方挥霍了各方面的资源，使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和年青人丧失生命；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到过的。我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自该次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坚持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我们为此目的参加了许多斡旋活动。我们再次确认这一立场，并欢迎国际社会一致要求必须立即停止战争。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最为明确地反映了这种一致意见。在这方面，我们确认支持该决议，并支持立即执行该决议。在安曼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立场。此外，冲突可能扩散和升级，以至于威胁到整个海湾地区，这一事实造成的危险使得更为有必要毫不迟疑地采取必要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表示声援我们兄弟的伊拉克、科威特和该地区其它姐妹国家为捍卫自己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仍然希望，伊朗能够响应国际努力，结束战争和制止流血，以便节省重要资源和集中努力对付发战争财的真正敌人——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使整个海湾地区不受任何外来威胁。

我们认识到中东局势和整个世界局势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期望着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举行关于限制核武器的会谈。在这方面，我愿提醒注意以色列核政策的危险，注意这项政策可能给该地区和整个世界和平带来的恐怖、灾难和复杂局面。我们还希望，超级大国之间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将会导致减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世界和平，将会有助于解决区域冲突，首先是解决阿以冲突。

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世界和平与自由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应该加紧国际努力以加速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应该支持南非人民消灭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这一政权是我们时代的一大灾祸。

我们坚定地站在非洲前线国家一边，支持它们反对与以色列勾结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占领、侵略和威胁政策。我们还支持古巴、尼加拉瓜和所有中美洲及拉丁美洲人民为保卫其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至于塞浦路斯，应该实施联合国有关决议以维护这一友好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

我们还支持使朝鲜和平统一的努力。

我不能不表示感谢并赞赏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及其主席、我们的朋友萨雷大使阁下为执行大会所赋予他们的任务所作的工作和富有成果的努力。我借此机会赞扬今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非政府组织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我还要感谢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以及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许多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不然我就疏忽了。

佩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到以色列今年正在庆祝其建国四十周年，犹太人由于受过去的记忆、所遭受的苦难和大屠杀的激励，回到了它们的信念之乡和它们的神圣价值的摇篮：巴勒斯坦。但是，佩雷斯没有说以色列的这些庆祝活动是以巴勒斯坦人民为代价的，巴勒斯坦人民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这种屠杀与犹太人所遭受的一样恐怖。他也没有回忆一下神圣的价值是没有歧视的，是不允许支持一方，而不公正的对待另一方。

佩雷斯发出呼吁要求忘记过去并为我们的后代和以色列后代寻求安全而有保障的生活。我们的回答是通向这一目的的道路是明确的。我们的人民通过其领导已经同意参加国际会议以寻求一个公正、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难得的机

会，但是如果佩雷斯及其之流继续执行其扩张主义种族主义政策，剥夺我们人民的生存、家园、主权、自由和独立权利，这一国际会议就不可能产生结果。

巴达维先生（埃及）：大会象许多年来一样又一次审议巴勒斯坦问题。但今年的辩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因为这一国际组织第一次审议这一问题到现在刚好四十年了，二十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42（1967）号决议，国际社会认为这一决议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是公正而令人满意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恰当的基础。

在过去这些年来，中东成了残酷战争和血腥军事冲突的场所，使千千万万的人丧生。在很长的时期中存在着敌对和冲突、对抗和顽固、不稳定和资源枯竭、侵略和流离失所以及对别国领土的占领。

十年前埃及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倡议，以最终公正、永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这一倡议不是埃及为结束曾经使、并继续使中东遭受苦难的令人震惊的局势所作出的倡议。在提出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倡议之前，埃及已经诚挚地提出并建议在1973年前达成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法。在1973年10月战争的军事冲突达到高潮时，埃及在此声明它认真地希望并重申它准备参加一个由联合国主持的国际和平会议。

四十多年来，埃及一直努力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也受到了打击并失去了许多值得骄傲的儿女，他们成为了烈士。所有这些并没有削弱我们的决心；我们仍然忠实于巴勒斯坦人，尽管我们的敌人，朋友以至兄弟给我们留下了累累伤痕。

尽管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公正地解决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问题，以及解决中东冲突的核心问题，即巴勒斯坦问题，使我们感到极为沮丧和失望，但是，我们一直在注视着最近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和重大发展。所有这些都集中并加强了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各方为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诚然，我们还看出对方也有为建立和平而努力的愿望，尽管这是微弱的。但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对于解决

问题的理解上仍然有差距。

最近，阿拉伯世界再一次清楚地表明，阿拉伯世界支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次由冲突的所有各方参加，其中包括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最近在安曼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发表的历史性最后宣言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一明确立场反映了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随时准备与以色列一方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会议上进行谈判。

自从大会在去年，也就是1986年11月审议巴勒斯坦问题以来，埃及的外交政策所积极追求的目标就是在1987年召开这样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尽管事实上，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仍然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这表现在人们进行了巨大努力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也出现了一些消极发展，这有害于上述努力。

积极的进展表现在，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想法，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秘书长的报告里，秘书长在报告中总结了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及有关各方关于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的观点。秘书长注意到：

“没有一个安理会成员在原则上反对由联合国主持召开国际会议的意见；这是与近年来的情况相反的。

秘书长还说：

“在最近几个月里，有迹象显示，对于谈判程序的问题，态度已经较为松动。”

(A/42/277, 第3段)

另外一个积极因素是，有关各方加强了努力，以便增强对于各自关于解决方案的立场的了解。我指的是多年来从来没有直接联系或协商过的各方进行了首次接触，巴勒斯坦的代表和以色列某些有影响的党内重要人士进行了多次会晤。

在埃及方面，我们将继续努力，通过广泛接触，促进召开一次国际会议。

我国与以色列方面进行了接触，我们的目的是，一方面使以色列对于这种想法的可行性有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使以色列认识到有必要开始进行积极的谈判，以加快解决问题的努力。

与此同时，一些消极发展使我们和其他有关各方感到严重的担忧，我们并没有试图掩盖我们的惊恐情绪。这些消极发展中最主要的是在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地带局势正在恶化。在过去的几个星期，这些巴勒斯坦领土出现了镇压和屠杀西岸和加沙地带人民的事件，从而形成了极为紧张的局势。我国对这些行径感到遗憾，并要求占领国当局解决这些问题，惩办罪犯。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上不断地建立定居点。与此同时以色列的一些人士还推行一种只能被称作是盲目的极端主义和病态的幻想的政策。它们大谈把巴勒斯坦人从西岸和加沙地带全部赶出去，并用国外的新移民来取代生活在那里的阿拉伯人。

我们对这些发展倾向表示遗憾，并谴责建立定居点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重申，我们认为所有这些做法和行动只能使解决问题的努力复杂化，并加深了巴勒斯坦人对另一方的意图的疑虑和担忧，这一方在巴勒斯坦分治后四十年里，已经全面控制了受委托统治的巴勒斯坦领土。但是，这个控制并没有使这一方为其儿童和其他公民提供稳定、和平与安全。

因此，我们认为，形势要求以色列社会出现新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依据是抛弃以牺牲他人来进行扩张的陈旧思想，并承认别人拥有合法权利，以及与巴勒斯坦人互相信任，并愿意与他们在和平和友好睦邻的关系下共同生活，而不进行暴力威胁或试图实行统治。

我们深信，在目前的情况下，有许多因素都表明有真正的可能性来求得一个恢复巴勒斯坦的稳定，为中东的所有人民建立和平与安全的解决办法。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在所有有关各方之间举行国际

会议，并在会议期间进行谈判。因此，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继续鼓励以色列一方最后同意参加这一谈判进程是很重要的。我国正在这方面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我国也确信，在适当的时候，巴勒斯坦和约旦双方将会在以联合国作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准备参加会议。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使以色列撤出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必须通过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的参加保证他们的自决权利，必须确保中东全体人民和国家的安全，使其免受暴力的威胁，没有人再企图对其进行统治。

痛苦与不稳定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很明显，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作出严肃和真诚的努力来求得一个保证所有人的权利的解决办法。埃及会考虑承担其责任的，它不怕任何困难，克服一切障碍，直到实现恢复巴勒斯坦领土以及整个中东的和平与稳定的崇高的目标。

萨拉赫先生（约旦）：从现在起过六天，将是巴勒斯坦的1947年分治的四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分治之后，诞生了以色列国。几个月之后，以色列占领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以及西奈等地区将满二十年。重新提一下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某些基本的事实无疑是及时、有用、确实也是极为必要的。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使我们知道为什么问题至今依然很难解决。我要立即补充的是，我不是想要重新揭开还没有愈合的伤疤，或是想进一步使已经很棘手的问题复杂化。我是想简单地提一下过去的事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目前的状况以及未来的前景。

巴勒斯坦问题的起源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家园的概念以及以色列随后的作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在建立以色列的前后，以一种与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极为不一致的方式限定了该运动及其作用，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就意味着否定阿拉伯人在同一地区的存在。因此，犹太机构力图在与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

利益完全相违背，完全否认他们的存在和权利的基础上，实施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计划。

从这种政策的发展来看，这导致了住区的广泛建立，而这样做却公然推行了种族主义。正是在这种基础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根据殖民主义扩张的紧迫需要，而不是在让步和共处的基础上确定了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性质以及以色列随后的作用。从一开始，犹太机构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就给人这种印象，即似乎巴勒斯坦是一块没有人居住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民是没有土地的人民。因此，当第一批定居者发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不接受由于定居者的大量涌入和通过各种手段征用土地来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主张——生活在其祖先居住的土地上的时候，他们感到奇怪和震惊。

这些定居者试图否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合法性，拒绝以建设性、公正或客观的方式与他们接触。

与它企图改变该领土的阿拉伯特性与合法地位一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企图改变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该运动的领导人拒绝接受所有各方，包括约旦在内提出的一切建议，即鉴于他们的数量给予犹太定居者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同时又保持巴勒斯坦的特性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和政治权利。在提出这些倡议的时候，约旦所关切的不是要在牺牲合法定居者的利益的前提下解决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问题。然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拒绝接受这些建议，坚决地拒绝改变其被滥用的种族主义政策，顽固地坚持企图改变巴勒斯坦的合法的人口地位。

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否认阿拉伯人的生存的权利，把他们赶走，将他们变为在必要的时候只能诉诸外来援助的二等公民。西方世界出于许多理由欢迎这种趋势，尤其是因为它关心解决犹太人问题，当然，更不用提这一点，即西方的公众舆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真正的实质问题上已经被引入了歧途，这种运动极为灵巧的掩盖了其目标和计划，掩盖了犹太人对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方式。这种掩饰的

目的是要为一种从根本上说是不公正和侵略性的计划找到某种道德上的根据。因此，该运动声称，犹太人正在给世界上那一个落后地区带来文明、社会公正和经济进步，而同时，犹太人的不动产公司却在通过欺骗、敲诈和其他非法的手段来获得土地，并且把他们的领土变成犹太工人的保留地，因为他们禁止将那些土地转让或者出售给任何非犹太人的居民。

当时制定并仍然有效地建立在剥削和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真正本质是一个明目张胆的例子。犹太运动的领导人开始说服世界的其他部分，特别是西方世界，说什么一个犹太民族家园计划是可行的和必然会成功的。为了制造某些政治借口，他们把阿拉伯抵抗描绘成少数几个当地领导人的活动的结果，这些领导出于个人理由或由于当地各派别之间的竞争而在抵抗犹太人。这样，以大规模移民和一场旨在歪曲事实并篡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时掩盖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巴勒斯坦的真正目的。这场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不让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存在和污蔑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抵抗。这就是暴力和仇恨以及阿拉伯拒绝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主要理由，这一计划由于英国的委任统治而未能执行。

以色列在建立以后着手完成其使其他阿拉伯土地犹太化并驱散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的计划，这些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邻国寻求避难。今天，这些难民的人数已达到二百万，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计划管理之下。根据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这一运动是通过以色列一项精心策划并在很大程度建立在有系统的恐怖制度基础上的计划进行的——其证据包括在德尔亚辛和基比亚的屠杀，以色列现任国防部长和前任总理拉宾承认这些屠杀增加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仇恨。在1948年和1967年之间，联合国试图在建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以及分治的1948年的第194(II)号决议以及关于巴勒斯坦未来政府的1947年的第181(II)号决议的基础

上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后一项决议从那以来被以色列作为其在该地区正当存在的理由。

阿拉伯人对这些措施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并在和解委员会的协助下于1949年签署了规定贯彻两项大会决议的《洛桑议定书》。阿拉伯人曾希望，联合国和主要大国将能够通过《议定书》的贯彻强加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法，以色列为了表明其对和平的渴望，这是每个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必要条件，在被接纳进联合国的前一天签署了《议定书》。但是，就在其加入联合国的几天之后，以色列放弃了它的保证并利用各种借口拒绝第181(II)和第194(III)号决议，声称由于难民已经离开该领土，这个问题只是一个阿拉伯问题。

以色列还宣布，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没有照顾这些难民的基础结构，更不要说这些难民对其安全构成的威胁，但是，以色列同时却鼓励远远超过巴勒斯坦难民人数的犹太人移民。当然，难民无法返回自己的家园而成为抵抗以色列的先锋，并使欢迎这些难民的阿拉伯国家也与他们一起进行抵抗，这造成了以色列安全中的危险。这种危险远远超过通过一个和平进程并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本来可能返回家园的难民所构成的危险。以色列表明了其在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和获得赔偿方面的顽固态度。

以色列以拒绝归还它以武力占领的联合国计划范围之外的土地。一旦巴勒斯坦被分治，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必然会增长，阿拉伯邻国的恐惧也会增长。以色列在这方面也表明不关心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不承认他们的权利并藐视规定这些权利的联合国决议。以色列表明，它想要推行其扩张主义侵略政策，它不会放弃被侵占的阿拉伯领土。

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巴勒斯坦难民的仇恨和加强了他们返回家园和收复权利的愿望。他们曾试图以手头的各种手段这样做，首先为维持他们的人道主义事业通过政治渠道进行有限的抵抗。但是，阿拉伯国家拒绝向以色列规定的条件屈服，以色列继续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甚至他们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至于主要

大国，它们的利益决定了有利于以色列的立场，而联合国却无法贯彻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

以色列在当地企图用武力使局势变得更加有利于自己。因此，它在1956年参加了苏伊士远征，但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坚定态度使它无法扩大其统治和把自己条件强加给埃及。然而，这一国际协商一致意见没有扩大到巴勒斯坦问题，并不久就被该区域当时的冷战之风所吹走，冷战造成的国际两极分化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了消极影响。

由于没有政治或军事的领土选择和没有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巴勒斯坦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一直处于僵局。和平的前景更加暗淡，得到外部支持的战胜国以色列利用其地位和它创造的条件为自己谋求好处。但是，巴勒斯坦人唤醒了对自己的事业以及某些其他区域问题的兴趣，特别是对塔巴里拉的约旦河水域的开发。以色列对这一指责的回答是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

以色列再次使用武力剥夺了巴勒斯坦难民的权利，而不是努力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进行合法抵抗的理由。以色列迫使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使用武力，而不是努力采取折衷的办法。它执行了一项有蓄谋的计划，占领了其它的阿拉伯土地，控制了这些土地上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将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从这些土地上赶走，其中有些人是第二次被赶走了。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时，将125万阿拉伯人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下，并造成许多难民出走。

阿拉伯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以便通过执行埃及和约旦都接受的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但是，以色列挫败了这些努力，宁愿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150万阿拉伯人控制在他们的铁蹄下，也不愿意承认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色列所实行的一整套经济、法律和行政措施完全不符合人权和有关军事占领的国际法的原则。

1948年以前，犹太机构毫不犹豫地使用讹诈和欺骗手段来执行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同样，现在以色列使用各种措施来吞并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从自己的家园赶走，并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以色列的政策是多方面的，但它的基本要点是希望将扩张、侵略和武力作为唯一的手段，以此来解决由于吞并阿拉伯土地给以色列带来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一些官方和民间组织秘密地或公开地将居住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赶走，将居住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阿拉伯人赶走。为了执行吞并计划，以色列将一系列措施作为武器，控制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活动的各个方面，无论他们是作为具有政治权利的个人还是整个民族。以色列公然干涉教育和信仰自由；它还限制了迁徙自由；它褻渎了神圣的地方；它集体惩罚巴勒斯坦人，折磨他们并将他们关进监狱，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没有遭受过他们的残酷折磨。

更糟糕的是以色列的殖民主义政策。这种政策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建立新的定居点，并通过输入大量的新移民扩大原有的定居点。虽然这项定居政策并没有实现以色列的各种目标，但它严重地影响了和平。这些移民骚扰、恐吓并威胁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这些定居点进一步证明了——如果需要这样证明的话——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本性。以色列通过建立这样的定居点企图制造出一种新的局面，使它从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撤走变得更为困难。

尽管联合国谴责了以色列的这些活动，谴责了它吞并阿拉伯城市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认为这是对区域和平的威胁，但以色列依然我行我素，继续采取吞并主义措施，根本不考虑国际社会的意志与和平的前景。此外，以色列在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同时还对该地区的经济和自然资源进行掠夺。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使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以及国际社会变得更为痛苦的是，以色列坚持否认这项政策对巴勒斯坦人、对被占领的领土以及对和平的前景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以色列就象本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那样，企图使全世界相信它的意图是

纯洁的，它的计划是重要的。以色列还拼命欺骗世界舆论，尤其是欺骗支持它的美国舆论，不让人们知道它占领阿拉伯土地的实际本质以及它的政策的目标。

以色列公布了在定居点所花费用的数额，以便向人们显示这大笔的钱是用来提高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事实上，这些钱是用来有计划地掠夺西岸和加沙地带本来就已经很稀少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以色列不让非以色列生产的产品进入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市场，并禁止这些领土上的产品进入以色列市场。

正如以往一样，以色列企图让全世界相信，尤其是它的盟友相信，这一政策将会产生和平，使阿拉伯人坐到谈判桌旁来，接受胜利的占领者提出的条件。以色列将阿拉伯人的抵抗运动称为是一小撮极端主义分子的抵抗运动——为什么不叫做它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的抵抗运动呢？它还声称它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抵制那一小撮极端主义分子。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是这样描述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的；它们说这种抵抗运动是一小撮具有特殊个人利益的捣乱分子所干的。现在，以色列以同样的方式描述阿拉伯人的抵抗运动，说什么这是一种微乎其微的力量。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过去的捣乱分子就是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

这就是以色列经常所说的，无论情况如何，无论已过了多长时间，这只是一个一小撮捣乱分子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继续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推行定居政策的理由。居住在被占领领土上的150万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对以色列来说是根本不重要的；他们可以被认为三等或四等公民，或被认为是可以枪毙的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不能呢？

以色列再次表明，它不能在共处的基础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作出那怕是一丁点儿让步。简单地回顾这些事实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教训呢？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关系到巴勒斯坦问题核心所在的以色列政策中的那些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巴勒斯坦问题长期存在，使得我们无法找到解决办法。我正想指出少数几项根本性事实，因为

我相信，大会各成员都充分了解这一问题的背景情况。

第一，通过分析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可以得出的教训是以色列领导人依然遵照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最初的行动原则行动，占领巴勒斯坦，驱逐巴勒斯坦原来的居民。第二，以色列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是否认而不是尊重人权。从一开始，以色列人就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生存的权利；然而，它们又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根本人权。直至今今天，以色列人依然承认它们对巴勒斯坦人所犯下的错误和不公正的行为。以色列没收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进而抢走了他们的权利。以色列依然否认它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痛苦。

第三，以色列不把巴勒斯坦人当作应该享有人权的人，认为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以色列的主要目标一贯是剥夺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权利。但是，巴勒斯坦人对这种态度的抵制又导致以色列侵犯他们的人权。巴勒斯坦人拒不接受他们的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状况，导致以色列剥夺他们的人权，企图迫使他们接受某种既成事实。阿拉伯国家拒不接受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和以色列对它们的侵略行径，这迫使以色列继续进行侵略，企图迫使阿拉伯人放弃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权利，放弃巴勒斯坦人。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今天把巴勒斯坦人作为它们的目标，因为，巴勒斯坦人是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它们正以武力来对付武力。就阿拉伯国家而言，以色列继续声称阿拉伯国家的目标是要摧毁以色列。它在这一借口下对这些国家使用武力，发动先发制人的御防性袭击。因此，以色列剥削巴勒斯坦人，而不是争取同他们共存。

第四，为了替这项政策进行辩护，以色列和以色列领导人宣布以色列国处于长期遭受围困的状况，因此毫无其它选择，而只能执行这样的政策。然而，阿拉伯人和全世界都完全知道，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是一项领土扩张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第五，这些扩张主义的野心已经产生了一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是以使用武力和暴力为基础的；因此就有1967年战争的突然袭击，1981年对伊拉克设施的袭击，1985年对突尼斯的袭击，以及3年前入侵黎巴嫩。

以色列没有和平的愿望。我们决不能被以色列和平愿望的宣传所蒙骗。它的军事政策和它所有的和平建议只不过是掩盖它扩张和统治的野心。迄今为止，以色列拒绝了一切让步或共存的建议。说到底，如果以色列诚心想要和平解决，它就必须采取一项和平政策。首先，以色列的领导人必须考虑以色列在这一地区中的作用，考虑解决它的问题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这些领土上被迫流亡的居民的问题。以色列必须重新解释这些问题，承认它对巴勒斯坦人所犯下的错误。它还必须承认它对待巴勒斯坦人是不公正的，巴勒斯坦难民不是一个阿拉伯或巴勒斯坦问题，而完全是一个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必须把巴勒斯坦人作为享有人权的人来对待，承认巴勒斯坦民族享有政治权利。剥夺这些权利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所在。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问题不能在巴勒斯坦以外、用牺牲阿拉伯人利益来解决。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阿以冲突的根本核心所在。以色列推行这项否认权利的政策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的仇恨，迫使他们采取暴力。但是，一旦以色列放弃这项否认权利的政策，它就有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的其他政治和道德问题。

以色列今天有一项机会，也许可能是一项历史性的机会。以色列必须支持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由所有有关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这包括作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然也包括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我们希望那些迄今为止拒绝接受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国家不久能够接受这一思想，不再同情以色列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的目的是巩固领土扩张，延长阿以冲突，千方百计拖延解决。

比尔林先生(丹麦)：我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在这里发言。

自1948年大会第三次会议以来，巴勒斯坦问题便一直是大会议程上的问题。40多年来，巴勒斯坦问题也一直是中东持续紧张的关键所在。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使得和平努力很难成功，结果各方态度趋于更加强硬，新老问题交加。

自大会上次辩论巴勒斯坦问题以来，一些有关各方认真努力设法使有关如何

促进谈判进程的各种观点更加接近。尽管已作出了这些努力，但在解决问题方面并未有真正的进展，尤其是在为就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达成协议所作的努力方面并没有突破，12国对此十分关切。12国仍然希望直接有关的各方愿意重新作出努力以求公正、全面和持久地解决问题。正是这些直接有关的各方负有这样做的主要责任。

12国有关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因素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立场在1980年6月13日的威尼斯宣言以及以后就此问题所作的声明中都已得到阐述。我们的立场是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与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的，并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有权在安全的疆界内存在；第二，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决权以及自决权所包含的权利。有关各方都应遵守这些原则，因而加以谈判联系在一起的巴勒斯坦人民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应遵守这些原则。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有充分、公正与持久的和解，以便它们能够在和平与安全中共处。

丹麦外交部长在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代表欧洲共同体与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言。他在发言中呼吁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各方承认对方的权利，向和平敞开大门。共同体12国仍究认为，一方设法否定另一方自己要求的权利都是不明智和不正义的。我们已一再强调，以色列只有通过寻求谈判来解决问题并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才能够得到其理应得到的安全与承认，共同体12国希望看到巴勒斯坦人民能够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其要求，同时也认为实现这些要求时应该考虑到有必要承认并尊重所有各方生存与安全的权利。

在寻求解决问题时不应使用暴力，尤其是不应该进行恐怖主义。这类活动显然是违背国际法的，只会有碍于和平地解决问题。现在所需要的是采取积极步骤以便创造一个相互信任与谅解的气氛。大会可以直接为此目的作出贡献，其做法是避免只会带来分裂的不必要的强硬措词，促进实现有成果的对话。

解决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问题的方法的基础应该是《宪章》以及国际法中有关不使用武力和不能以武力攫取领土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以色列应该结束其19

67年冲突以来各领土占领，放弃其非法地建立居民点的政策。我们的立场是，根据国际法，对被占领领土的地位与人口结构作任何变更都是非法的，是和平努力的严重障碍。此外，共同体12国重申，以色列有关东耶路撒冷与戈兰高地的政策是违背国际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某些政策执行时过于严厉，并因此给被占领领土的人权局势带来了一些后果，共同体12国对此深表关切。1907年第四项海牙公约的条款以及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条款均适用于所有这些领土。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实行的领土占领在全面、正义与持久解决的框架之内结束为止。共同体12国再次呼吁以色列在撤出之前履行其作为占领国的义务，取消对政治与经济活动的限制，结束建立定居点的非法政策——我们最近在今年9月14日我们的声明中已重申了这一点。

共同体12国已通过许多具体的方式表明，它们致力于为实现和平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而作出贡献。这方面的例子就是欧洲共同体已向自1981年以来被占领的领土提供了援助。为了帮助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将继续向巴勒斯坦人民直接提供经济援助，以便这些领土能够享受到正常经济发展的成果。此外，为了帮助它们的经济发展，欧洲共同体去年年底决定被占领领土的制造品可以免税向共同体出口，它们的某些农产品也享受优惠条件。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民将得以如同各方所商定的那样充分获得这些安排的益处。

此外，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除了各成员国所作的贡献之外，欧洲共同体最近也已决定增加其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教育项目的现款捐助，其金额为二千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1987年、1988年和1989年各有二千四百万美元。这也是今年7月欧洲共同体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签订的一项新公约的结果，该公约所涉及的阶段是1987年至1989年，根据该公约，共同体的援助总额包括食品计划，今年将达到三千五百万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四千二百万美元。

我刚才阐述的措施，其目的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内容是经济性的，这些措施的本意不在于，也永远不可能取代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心与努力，然而，在问题得到这样解决之前，对局势是有助益的。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坚信只有遵守威尼斯宣言原则，以及其后欧洲十二国发表的声明，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才能解决问题。我们认识到这一任务的紧迫性。在1987年2月23日和7月13日的宣言中，我们表示赞成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一个由有关国家，以及所有能够为恢复和维持该区域和平，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该会议将为直接有关的各方进行必要的谈判提供适宜的架构，这也是目前唯一能够推动和平进程的方案。

遵照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第41/43D号决议，秘书长在其最近给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对在联合国主持下，以及在大家能够接受的基础上，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兴趣不断增长。然而，他指出，在会议应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如何筹备的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说有考虑一个可接受的谈判方案的愿望。对此，十二国注意到阿拉伯国家在阿曼召开的首脑会议上所表示的赞成召开国际会议的立场。

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完全支持秘书长努力加强那些寻求和平解决的人的决心。欧洲共同体十二国将继续同所有有关各方保持密切联系，竭尽全力鼓励他们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尽量地统一立场，以便在中东实现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李鹿野先生（中国）：今天，我们再次在这个国际讲坛上共同讨论持续了四十年之久的巴勒斯坦问题。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它仍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四十年以来，中东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可悲的事件。以色列当局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阿拉伯国家和人民遭受深重的灾难，中东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受到威胁，这对以色列人民也没有好处。这一切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关注和忧虑。因

此，早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是阿拉伯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要求。

主席先生：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要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就必须保证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合法民族权利，这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所在。几十年来，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利的信念，象烈火一样在巴勒斯坦人民心中燃烧。为了实现神圣的民族目标，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许多巴勒斯坦优秀儿女为此英勇捐躯。近几年来，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为公正、合理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出了许多合理的主张，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也为此通过多项决议。但以色列在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拒绝执行联合国有关决议，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执意要将巴解组织排斥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阻挠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局还不断袭击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很明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障碍是以色列当局顽固坚持其错误立场。

主席先生：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坚决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我们一贯主张，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以来所占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应该得到恢复；中东各国都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我们认为，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东问题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支持召开由联合国主持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以寻求中东问题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巴解组织作为国际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上述会议。我们要求以色列当局改变其错误立场，撤出所占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为中东——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解决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最大的努力。

主席：根据大会1950年11月1日通过的第477(V)号决议，我请阿拉伯国家联盟观察员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今年，正当我们讨论和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该地区和整个世界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和变化。

今年是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被占二十周年，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和人权被篡夺四十周年。在这两个问题上，以色列都拒绝承认它进行了“占领”，也不认为它进行了“篡夺”。正是由于以色列拒不承认自己进行了占领，寻求永久和全面和平的进程才遭到阻挠；正是由于以色列坚持否认自己篡夺了巴勒斯坦权利，中东的和平才如此难以实现。

这些并不是主观判断产生的问题，而是历史作出的客观结论。

自从1967年6月以来，以色列从未承认自己占领着西岸、加沙地带和耶路撒冷。以色列违反国际意愿，藐视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单方面宣布耶路撒冷为自己的“永久首都”。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扩大了耶路撒冷的定义，包括进了被占西岸近20%的地区，除此之外，以色列还一直认为，这些被占领土获得了“解放”——从谁那里解放出来——或获得了“管理”或“吞并”。建立新的移民点和加强现存的移民点都是为了在那里制造新的事实，以使得“撤出”和巴勒斯坦“自决”等词毫无意义，失去时机作用。偷偷摸摸进行吞并的速度和过份利用军事力量来镇压和消灭巴勒斯坦权利是为了先发制人，阻挠国际社会根据大会有关决议取得和平解决的努力，使得任何可行的和平办法都徒劳无益。

好象以色列已经打定主意，要使巴勒斯坦人民永远被剥夺权利和财产，受到歧视。换句话说，以色列将巴勒斯坦人民看作是实现建立一个没有边界的以色列乐园这一大阴谋的人为障碍，并以此来对待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在实现这一阴谋之前不暴露其中的目标，以免过早暴露会受到评论。这种犹太复国主义的伎俩起源于一种自以为是的理论，即以色列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必向任何人负责。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以色列有系统地藐视大会的审议和决议，为什么它多次企图使所有旨在取得真正和永久和平的措施陷入歧途，为什么每次它的不人道、非法和不道德行径遭到疑问或严格审议时，它就提出政治和思想恐怖主义的问题。以色列及其犹太复国主义支持网一直在提出和大肆吹嘘毫不相干的问题，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推翻人们所进行的认真的努力，使其不受注意。这是以色列的一贯做法，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色列有悔改之意。

例如，请允许我提醒大会，以色列是如何完全藐视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第508(1982)和第509(1982)号决议，直接或通过代理维持黎巴嫩南部的一支占领部队。它是在对黎巴嫩进行毁灭性的入侵五年之后这样做的。

以色列扩大性的解释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以此在二十年的占领中寻求消除这些被占领土的地理和人口组成特征，难道我们对此还不熟悉吗？难道它由于忠于第242(1967)号决议而在任何时候对单方面吞并耶路撒冷显得犹豫不决吗？它貌似虔诚地扬言忠于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难道这阻止了它猖狂吞并叙利亚戈兰高地、或向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武装殖民移民点提供军事保护吗？答案十分明显，是明确和断然的“不”。相反，我们看到，以色列所说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和意义双关的话只不过是为了蓄意掩盖臭名昭著的以色列情报局在被占领土内更大胆的罪恶行径。

我想说明的问题是，以色列根本不打算认真地致力于寻求和平，除非满足它的条件，即实现一个认可它的征服、殖民化和吞并的和平。为什么要看一看以色列的充满着各种政策、行径和宣布或没有宣布的目标的记录来证明这一点呢？两天前，沙米尔在华盛顿断然拒绝召开一次联合国发起的国际大会，光是看一看它当时所说的话就够了。他说：“这种大会无助于和平事业”，他接着又用惯常的狂妄态度说，“不管有没有苏联人参加，我们相信直接谈判。”

但是，他说的这些话完全在我们预料之中。在最近访问华盛顿的过程中，沙米尔重申了他的立场，最清楚地说出了以色列的立场，也证明了我们关于以色列不

承担责任、固有的顽固性和强硬的姿态的分析。他说：

“我认为，领土妥协并不是解决我们与阿拉伯人之间冲突的现实的办法。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实现和平的办法。如果我们在谈判桌旁坐下来，我们就可以找到这种办法。”

我不想详细谈论这一点。大会完全知道以色列耽误和藐视大会意愿和决议的行径。然而，对于那些依然寻求说服我们相信，可以说服以色列，不必对它施加压力的人，我觉得有必要作出回答，以澄清我们的立场，驳斥那种天真和想入非非的看法。

当沙米尔先生说“领土妥协”不是“现实的解决办法”时，他还指望我们谈判什么？他指望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承认被剥夺权利是合法的，认可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放弃领土继承财产之后、或与此同时取消自己的民族特征。确实，他说可以在谈判桌上做到这一点。在沙米尔先生看来，谈判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最后投降，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目标最终得以实现。以色列的一贯行为最近得到了极为形象明确的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的教条和方法也得到了彻头彻尾的体现，我们对此还能作出什么别的解释呢？这些“劝说者”——其中大多数是美国政策和观点的决定者——也许可以说，沙米尔是以色列政坛上强硬派的代表，阿拉伯人应该记住，在它的对面还有一位提倡召开一种国际大会和进行某种“领土妥协”的佩雷斯。我们对这些固执的劝说者作出的回答是，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差别，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尽管这些政策看起来似乎裹了一层糖衣，外表看起来容易推销。

沙米尔说不可能作出领土妥协，佩雷斯在大会中声明，谈判不应该有一个预定的结果，这两种立场有什么实质差别？我们认为，毫无差别。这两种政策的真正结果是将谈判进程变为一个发号施令的机会。这两种政策都事先排除了将被占领土归还给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当局的可能性，都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都是依赖一种新的谈判概念；这种新的谈判概念更象钓鱼和消磨时间，是对征服的认可和对以色列绝对霸权的肯定。

1987年11月8日至11日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确认了阿拉伯国家的评价，即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问题，除非解放所有被占领土包括耶路撒冷以及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否则该地区的和平将不能实现。阿拉伯首脑会议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有除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外还包括巴解组织——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在内的所有有关方面平等参加的国际会议。阿拉伯首脑会议认识到，以色列坚决阻挠任何可能使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国决议得以执行的和平进程。鉴于这一原因，首脑会议决定纠正由于美国赞同以色列的战略和军事要求而造成的战略不平衡。正是纠正战略不平衡的这种承诺将使巴勒斯坦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阿曼首脑会议因此确立了一项使谈判概念成为一种认真的、重大的和建设性的事业的双轨政策；简而言之，这就是举行一个可以同时和不断讨论和谈判所有产生于阿以冲突的问题的适当筹备的、组织良好的、任务明确的、由联合国发起的国际会议，以便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这一明确的目标。这是国际社会以毫不含糊的措辞阐明的结果，是实现和平的预期结果，即，以色列完全撤出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以及实现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

在追求这一目标中，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有巴解组织为代表，巴解组织不仅是他们合法的、正当的代表，并且正象我经常描绘的一样，是巴勒斯坦人民地位的基础和巴勒斯坦人在没有国家时的主心骨。

为了促进以色列放弃对响应国际正当要求或遵守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必要性所持的蔑视的态度，并放弃它的冷漠的无上权威的感觉以及它的那种信仰，即它能够继续不付代价或者不受到惩罚地镇压所有形式的民族抵抗运动，它能够侮辱人民而不会引起暴动，它能够实行令人作呕的种族主义而不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和受害者的革命，为了所有这些原因，加速战略平衡的实现已成为阿拉伯的首要任务。

这种实现战略平衡的承诺是最近以色列没有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主要原因。在阿曼首脑会议上，大家承认受欢迎的埃及局势，在那里，戴维营协议的

许多执行部分被冻结起来，如果说没有变得不能执行的话。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埃及能够在我们的国家安全的所有方面发挥潜在的作用以外，恢复正式的外交关系的自由被认为是许多阿拉伯国家主权的特点。

因此，阿拉伯首脑会议对埃及国内的受欢迎的气氛以及埃及在我们所有的国家安全中将发挥的潜在作用作出了反应，并表示了使埃及能够恢复其充分的功能并在整个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民主权利的阿拉伯斗争中施加充分影响的有利的意向。在取得这一预期的发展之前，许多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恢复外交肯定将使埃及向它一贯做的那样特别注意我们所关切的问题的深度和我们经过证实的结论，即戴维营协议不幸地误解了我们的敌人的意图、动机和目标。此外，戴维营协议是可怜地依赖美国在中东危机管理中的单方面作用，并且对美国保持客观或不偏不倚态度的能力寄予过高的期望，更不要说能够在涉及影响到以色列的问题时得到独立的判断或政策。

美国国务院处理所建议的有关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华盛顿特区的新闻办事处的国会立法的方式，以及现正在美国政府的两个机构中对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问题上一意孤行的做法，就是最近可以被叫作当涉及到以色列问题时美国失去独立意志的例子。

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在经受了伊朗门事件和以色列主动行动、作用和不断追查其情报人员在这一痛苦的经历中的腐败的功能的冲击之后，竟然使其中东政策迎合以色列的目标的需要。

同样使人迷惑不解的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在波拉得间谍案被揭露之后仍然迫切地希望毫无问题地、毫不犹豫地通过以色列议程和其主要的说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人们不能理解的是，美国接受以色列挖掘在苏联的犹太人的潜力以便使他们居住在以色列在被占领土非法建立的居民点的阴谋，与此同时却剥夺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和剥夺巴勒斯坦人自决权利。

此外，即将举行的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首脑会晤——一个在寻求人类生存中令人关切的主要事件——差一点由于塞进向以色列的犹太人移民问题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和检验首脑会晤似乎有成果的试金石的计划而流产。同样，一贯地无视犹太人聚居区、难民营和被占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最多被看成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或者是一个在国务卿舒尔茨所认为“改善生活质量”的范围内处理的一个问题。不同寻常的是，向苏联的犹太人提供移民以色列的便利竟然是美国国会和政府首要关心的问题，被看作是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点，与此同时，三百多万世代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竟然被剥夺民主、法律和人权，命中注定遭到永久地驱逐，被剥夺公民投票权和被没收财产。难道狭隘的政治考虑使那些几乎机械地迎合以色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路线的人丧失了道德判断力吗？难道这个大国放弃了成为一个与其价值、原则和传统相称的大国的野心了吗？

难道所想象的立刻获得的好处对这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参议员的诱惑使他们失去了政治远见因而使以色列及其院外活动集团能够每次在美国接近作出客观判断或者采取公平政策的边缘的时候破坏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

美国和以色列在大会中的孪生关系难道不使数百万美国人感到奇怪吗？这些美国人在许多问题上充当良知的支持者和及时的矫正者。人们希望，纠正了美国在南非推行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这些支持者能够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的公正作另一件自由民的工作。

如果我怀疑美国对巴勒斯坦人的未来的政策，这是因为美国一再保护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不受到制裁，而这些制裁对阻止侵略行动和抑制以色列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倾向是必要的。也许，美国政府有许多人会争辩，支持以色列并不一定是反对巴勒斯坦。我们经常反驳说，美国对以色列所作的承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人们根本不理解的是，美国允许以色列的目标、不妥协态度和对联合国的各项决议，不管是大会的决议还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的无视态度。正是这种承诺和允许之间的不一致，不仅使美国的阿拉伯朋友而且使其西方盟国和整个第三世界幻想破灭，

并感到惊恐不安。

此外，美国对以色列的宽容态度使得许多西方国家的立场模糊不清。使它们毫不含糊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判断力有时过份服从美国——以色列平衡的特性。在一些情况下，这削弱了它们在为以一种均衡和公正的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出贡献方面的影响。

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态度使联合国的决议和结构失去了作用和威信。

美国最近通过促进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以及它坚持执行这一决议的做法而表现出的其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潜在作用的最新认识，是一种受人欢迎的进展。我们希望，这种活跃联合国体制的辛勤努力，足以产生影响，使联合国倾向于发现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以安排一次旨在解决阿以冲突的有效的国际会议。

阿曼决议所解决的是对阿拉伯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一个是伊朗构成的暂时但却是危险的威胁，另外一个是以色列造成的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权利的不断侵犯和威胁。阿曼高级会议是一次紧急会议，是由于伊朗继续占领伊拉克的领土，其扩大在阿拉伯湾地区进攻目标的范围的蓄意政策以及拒绝在秘书长的计划和规定的时间内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等原因而必须召开的，高级会议通过在阿拉伯国家间达成了协商一致而制定了一个对这种威胁作出反应的战略，这种协商一致向世界表明，当阿拉伯国家安全受到明显威胁时，一切分歧都服从于阿拉伯民族团结的需要。

阿以冲突是议程上第二个项目，这并不象以色列所幻想及其支持者想要表达的想法那样，使该问题处于次要地位。阿拉伯首脑会议重申了这一一贯的政策，这就是1982年9月的非斯决议中所确定的战略，这一战略是阿拉伯国家对和平行动的建设性贡献。

在阿曼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的成果受到人们的欢迎，被认为是阿拉伯协商一

致意见灵活性的成功。它证明了阿拉伯世界致力于海湾和中东的真正和平。然而，我们对和平的拥护不应被误认为是表现出无能为力，我们选择和解也不应被误认为是愿意就国际社会阐明和确认的我们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作出让步。

阿曼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表明，当和平的选择仍然有机会结出果实的时候，我们都是温和派。但如果这种“温和态度”开始证明对和平选择的追求已失去效用，那么阿拉伯协商一致的态度所表明就是“在寻求任何替代方法的过程中，一切种类的敌人都将面对着一个统一的阿拉伯阵线。

温和态度不是以对以色列的霸权主义作出让步的倾向来衡量，而是以我们对使联合国机构成为实现公正和平的有效工具的坚定信念来衡量的。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侵略本质是不会消失的。我们看到当阿拉伯人的出生率似乎缩小了人口差别时种族主义的丑恶表现。我们还看到，犹太人关于人道的教义正遭到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手法的破坏以及这种手段对推翻理智和恫吓那些反抗这一非人化进程的人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目睹到以色列及其辩护士是如任越来越不能容忍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承认。以色列对教皇对巴勒斯坦的悲剧的敏感及其对挽救它们和恢复其权利的支持的反应，就是它们这种矫揉造作的狂态的最新证据。

我们看到，每一次对以色列政策的严厉的质问是如何被称为反犹太主义的行动。最近，我们遇到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所谓反恐怖主义专家到处乱窜的现象，这些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把在黎巴嫩南部或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对以色列占领的任何反抗说成是恐怖主义行动。我们看到，这一“专长”如何触动了决策机构的神经中枢，这一点表现在这些“专家”在伊朗门事件中对美国政府造成的混乱。我们还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是如何愿意和渴望表明自己也反对大会决议所规定的行动，这一决议指出“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美国国会或各州州长以及澳大利亚议会中的那些愿望强烈的积极分子是不是略微检查一下他们的决心是否符合无可争辩的证据而有效，或西方世界关于其对他们行为的内疚使其鸚鵡学舌地

重复以色列的论调而解脱自己的负罪感？当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确定联合国的决议是“恶意中伤”，他们是否稍事研究一下说服大会大多数国家而使它们通过该决议的论点？他们是否曾考虑过巴勒斯坦人由于不是犹太人而遭到有计划地歧视和迫害而产生的怨恨？他们是否冷静下来研究一下回籍法的真正用意，这一法律把1948年以来居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变为二等或三等公民？他们是否在以色列苛刻的请求与要求的副本上之签名前对占领当局所采取的种族主义措施稍加检查。

当然人们都不会期待这些问题能够得到答案，至少在最近将来不会这样；但我们不会由于以色列及其各地的游说者纷纷发表谴责而处于防守地位。

巴勒斯坦问题在过去这些年中一直是人们极为注意的项目。巴勒斯坦人不能继续成为被剥夺民族权和民族特征以及自决和自我表达方式的人民。因此，巴勒斯坦问题应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解决，这是至关重要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对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人民伸冤的能力的信心，尽管有时遇到有根据的或无理的怀疑，却仍然坚定不移。我们希望，联合国将加倍努力，以确定国际会议召开的方式，以使巴勒斯坦人民恢复不可剥夺的权利，使人类恢复对联合国的信念，联合国是需要和应当得到这种信念的。这样，巴勒斯坦问题就会成为巴勒斯坦人对联合国有效解除未决的或可能出现的弊病与问题所作的贡献。

下午1点25分散会。